



四書恆解

四恆 9

共拾本

0713
1479
9





四書恆解孟子卷六

晚年定本

告子上凡二十章

雙江劉沅輯註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

為桮棬

桮音杯棬邛圓反○杞柳柅柳柔脆易曲桮棬皆可得宜告子以義非性之所有第性可以為

義如杞柳可為桮棬耳為強使就範意

孟子曰子能順杞

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

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

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性人得於天之理言其慈愛曰

仁行而合宜曰義戕賊杞柳以為桮棬非其性之本然戕賊人以為仁義則毀人之本體禍仁義使人病仁義而不行也



附解仁義者性之實也告子以仁義為性外之物謂人性原
不盡善先王設為仁義以約束之猶杞桷原不是桮棬矯
揉而成之不知性者人之所以為人由其性中之悱惻者
言則曰仁性中之裁制者言則曰義人由仁義正是率其
性之自然而全其所以為人之理非性外添設亦非強人
以難能也但告子溺於一偏難以理曉姑就其說折之言
杞桷必戕賊而後成桮棬仁義豈必戕賊而後成仁義現
在人多不行仁義正惟不知仁義為性所固有而子又為
此言使天下人以仁義為性外之物而不肯為是一言而

禍仁義矣然告子猶不明白故有下章之論杞桷桷名非
杞梓及枸杞之杞桮棬皆孟也而形不同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

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朱子曰湍水

波流潔涸之水告子因孟子折之而申言其說謂性無善惡視乎人之自為猶湍水之隨所決而東西孟子曰

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

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信猶誠也性者天理人之所以為人故無不善猶水之就下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

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

反○朱子曰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逆其性而水不
得就下溺於欲而人乃有不善皆非自然之本體也

附解告子因孟子戕賊人句申辨性本無善惡在人為之者
如何是解其前章為字之意也蓋告子是僧流宗祖以氣
質之心為性而又以心之虛靈為無有故有此論孟子第
就其說折之不與深言以素無復性之功即言之而亦不
知也下章放此水無不下性無不善二語已是斷得明盡
末節復明人有不善之故

告子曰生之謂性人得天地中正之理而生告子則以孟子

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

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有所以至

謂白則生外無性然即以生言人與物亦然則犬之性猶牛

不同矣凡白之白皆同則凡為生者皆同犬牛之知覺運動與人同即為性

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同豈可通即孟子第折其言性之

非性之所以善者未與言也附解此章是告子自供平生即是三代後言性歧途所自出

此一字不分明微論百家雜說簧鼓即理學之儒紛紛辨
論亦不得天人合一之故而孔孟之學難免尚隔一層且
令後世以性為精奧聖人為難學其害非淺也夫人受天
地之中以生中者何天之命而理氣之中涵無可形容則

曰太極而已萬物莫非天地所生而人獨得理氣之全理
宰乎氣氣載乎理理氣之渾然者未生以前爲先天本無
欠缺既生以後爲後天形骸具而理氣雜受中之本體非
舊然其所以生者固在特囿於質惑於情不免逐物而
遷耳孟子言性善指先天人生而靜之始孔子言性相近
謂後天既生以後不同而同告子曰生之謂性是以知覺
運動之靈卽爲義理之性而不知性乃純乎天理心乃雜
於情識情識亦理之所含也而非心純乎性則發不中節
中庸所以云致中爲天下之大本夫心在先天卽性也至

後天而分爲七情蔽於物欲此非偶然也感受於氣化之
不齊及先代父母之培植聖人教人復性正爲後天不侔
先天克己復禮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皆所以返乎太極之
本然如告子之言則心卽是性養空空靈靈之心至於屹
然不動便爲盡性而勿求於心勿求於氣凡人倫事物之
理置諸不問塊然默然以爲了道佛家所謂頑空先儒亦
知非之矣而以格物窮理爲致知似盡性之人尙不能了
天下事則未知明明德者靜而致中動而致和內外本末
一時交脩非先逐物求理然後靜坐收心也夫天下事安

四書心解 卷之三
四
可勝窮惟此人倫日用事事實踐必誠必敬爲要耳人倫
日用之事本於心而其理則原於性以私心妄心僞心行
之其可謂理乎而無如其不能自禁也問其何以不能禁
當局亦不知也聖人亦同此心同此人倫日用何以止仁
止敬曰盡性也性如何可盡博文約禮克復致中和也其
功效若何孔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不踰孟子有諸己
以至聖神是也此豈告子所能知哉前人以仁義禮智言
性是也然五性止是一性所涵性在後天必不可語於先
天伏羲之畫卦也本於圖書圖書乃天地自然呈露之文

章是天地所以開道之原而啟聖人之慧也故圖以對待
爲體而五行運化之機寓焉書以流行爲體而乾坤對待
之理藏焉伏羲因之畫卦雖分之有八演之爲六十四而
實則一陰一陽之用而已六十四卦從八卦而分六子又
從乾坤而出乾純陽也坤純陰也是天地之體也天以陽
生而交地地以陰受而交天天地變化六子呈能然實止
乾坤盡之矣乾坤以對待爲體以流行爲用五行因陰陽
消長而生五性自一元太極而出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秉乾元一氣而生受坤母含

孕而育其始生也得天地之正氣卽是得天地之正理此
先天之性所以無不善也其既生也雜於氣質之情卽不
盡先天浩然之氣所以聖人有復性之功有窮理之學特
其質之厚且清者其爲功也較易若質之薄且濁者其爲
功也較難而溯其受中則同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越椒
羊舌虎之生也聞聲而知其不善乃受氣於祖宗父母者
不同並受氣於天地者亦雜而在先天固無不善也先儒
因禪家卽心卽佛之說而不以氣質爲性是也因羽流煉
精煉氣煉神之說而不敢以氣爲性則非何者氣之雜於

後天者多濁少清是誠不可言性氣之本於先天者無聲
無臭易所謂乾元孟子所謂浩然卽性之質也告子以凡
知覺運動之靈爲性卽禪家卽心卽佛之說也而其始如
來之說不然儒者謂氣不可以言性是謂羽流運氣之說
也而其初老子之說亦不然蓋精氣神之本於後天者不
可爲性精氣神之本於先天者卽性之體無極之真二五
之精天之所以爲天而人得之以爲人卽性也渾三而一
之曰太極故曰太極含三此受中之本體則然由一而三
之曰精氣神此既生之性情則是故五倫本於五性五

性原止一性在天曰太極在人曰性欲全性之本然非存
養克制擴充不可而其功又往往爲佛道支流所亂是以
難也孟子以四端與愛敬之良知良能言性是就後天中
指其可見者言而後儒執此謂良知良能卽性則不知除
卻愛敬良知良能者多不得爲性也至於四端之善固是
性之發現而所以能擴充者必由存養有功始能辨其得
失去其私妄也告子謂生卽是性是言心卽是性數千年
理學家言不越乎此而斤斤闢佛老不知佛言真空不空
妙有不有非偏於空滯於有也老子言守中抱一是存心

養性之旨也愚於四子言仁言心性處屢不惜辨論之煩
正爲此理數千年塵封不得不盡情剖露耳至本章反詰
意李安溪至爲分明其言曰生非性其所以生者性然
第曰生之謂性則或指其所以生者未可知也追問之
曰猶白之謂白與而應曰然則卽生卽性矣生與性不別
矣然雖曰卽生卽性而或別之於其生未可知也追問之
曰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而曰然
則凡生皆性矣生與生不分矣於是告子論性之旨旣曉
然自供而孟子牛犬之詰乃應弦而倒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申其生之謂性意以

人甘食悅色為性而又言仁自心內而生義自心外而起非知仁為性內事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

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

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長之以彼為長也仁義本無二理而告子二之

故孟子特詰其說其言因人長而後長之是不識義則亦無以知仁故下文特就其說折之曰異於白馬

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

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異於二字疑

衍白其白者白之而已長其長者於人則敬於物則否是長與白已有異也且但曰長即為義乎其必長之而後為義乎此折其以白喻長之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

謬而明義必生於心

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

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又言愛出於己長生於人蓋彼直謂長之者非其本心也曰者秦

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

有外與者與嗜同夫音扶○炙與長同在外者之長之之心在內如告子之說則甘食之心亦在外是並其仁內之說而亦非矣蓋仁義一原非告子所知姑就其說折之物亦有然言凡物皆在外不獨長也

附解凡異端曲學祇是大本大原不徹所以愈說愈支離而

不可以詞喻告子不知性即天理天無不善故性無不善

經孟子隨機折辨詞窮而意不屈此章乃直道其生之謂

性之義言甘食悅色乃人生自然而然之事即是性了至

性之義言甘食悅色乃人生自然而然之事即是性了至

於仁義二字乃性外之物原不可以言性且卽就子所言
仁義論之仁字尙較在內至於義字則全不在內了此數
語乃告子駁斥孟子之言孟子知其不可與言姑詰其說
如何告子舍仁而言義言因彼長而後長之猶彼白而後
白之原不是因我而起故謂之外孟子曰子以白喻長殊
不知二者已是不同就白言之馬有白者人亦有白者白
馬之白亦如白人之白要不過因其白而稱之爲白耳至
於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則敬人必致其誠敬馬不過以
老視之而已是子以白喻長已爲不合且子以長言義還

是但目爲長卽是義乎必致其長之之禮而後爲義乎蓋
必致其敬心明矣敬從心出何爲義外乃告子猶不明也
又自申其說而卽仁以形之言孝弟出於誠心至秦人之
弟則不愛仁本由我而生謂之內猶可也至於長人長與
長己長無異可見長之之故全在於人並不干己何得以
義爲內然若就聖賢正理而論親親仁民愛物無所不愛
特親疏有別耳正如長人長與長己長何嘗不同是一長
然伯叔兄弟以及外人十年五年固有辨也乃孟子亦不
與之正言者以其視仁義爲性外添設之物本原已是不

清其所謂仁乃因食色之意而云並非吾儒之說故其所
謂義者愈益支離錮蔽至此直是無藥可療故聊就其食
色之說通之言子以義為在外不過因長在外耳然即以
子食色是性之說言之者炙者心也耆之之心不在外而
炙固在外之物也何以耆之又在於內如謂長之之心在
外則耆炙之心亦在外與耆秦人耆吾炙喻其長楚人長
吾長意末一節舊解殊不分明今正之

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季子蓋亦惑於告子之說曰行吾敬
故謂之內也敬本心之理行吾心之所安不從外得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

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

外非由內也

長上聲○朱子曰伯長也酌酌酒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敬本在兄因鄉人長兄

一歲則酌必先之是敬不自本心而出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

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

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曰在位故也

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惡平聲○此節祇破其伯兄鄉人之說言敬因時殊正義之所

以為義而非不由心出古者祭必設尸以象神在位弟在尸位與鄉人在賓位庸常也斯須暫時季子聞之

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

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季子言敬因人異不由己操公都子

仍即飲食曉之見因
時制宜皆本於心也

附解仁義即性之理性既內仁義安得在外孟季子為告子
所惑不知義本天理裁制之心公都子知義自心出而復
為所窘辯才有礙終是晰理未精經孟子提撕則知因時
制宜正吾心天理之妙用而飲湯飲水之說所以能關季
子之口也至義之本性本天孟子未遑與季子深言也按
曲禮祭祀不為尸是尸必無父之子而祭統言父北面而
事之者上文言於祭者子行也謂祭者於尸為諸父然尸
禮不可行愚於禮記恆解已言之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以心之虛靈為性之妙用而不知後天之心

非盡先天渾然之性是後世禪宗所本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

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此以性之因人轉移為善惡無定而不知

好善者性之常好暴者性之累是後世誤解夫子性相近者所由來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

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此以人性為竟有善惡並非習所能移是韓子三品

之說而不知由天之人理氣分合之故雖大賢不能無惑者也微子紂庶兄而第言兄之子者就比干言而畧微子言至親如兄子兄弟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欲究孟子性善之說以破羣疑而言性之原於天而具於命者難

以顯言也乃若其情之可驗者無不可以為善乃以見性本善也乃若非但發語詞

之罪也夫音扶。才猶材質言有不善之人非其性之本質然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

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

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

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申

情可為善之說則隱羞惡恭敬是非皆情之發也而即仁義禮智所見端

性其有善惡相去之遠者縱欲戕性而不能求其性之本然非生初即如是也鑠消金也詩曰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引詩及孔子以證己言朱

子曰蒸詩作烝眾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性本天理而人得之故天生人有一物即有一理之則可見

性為氣質之宰也民秉此常性故於有懿德者必好之可見人性皆善上文三說皆不知物則之本天民性之有常者也

附解性者天之理而人得之以為人以其為天地至極之理

曰太極以其至真言之曰誠以其為天地生生之意所含

如木果之有仁曰仁是性也得之在生我之初所謂無極

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也惟人獨稟天地之正理正

氣故為得太極之體而靈於萬物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此在受中之始渾然粹然即孟子所謂性善者也迨既

生以後形氣之雜於後天者有厚薄清濁之不同於是渾然粹然之在人者遂有智愚賢否之不一然性如光明寶燭質如燈籠上智之人水晶琉璃爲燈籠者中智之人紗絹紙帛爲燈籠者下智之人則木爲燈籠者也究之其內有燭則不異聖人教人養氣存心化其氣質之拘是去其燈籠之蔽也擴充克治去其物欲之蔽是增益光明之燭也告子不知性乃仁義中正之實理而但以昭昭靈靈爲性故其不動心也不過強制此心使至於一塵不動遂以爲無爲之性後世僧流坐空守寂皆是如此雖其至靜之

中亦具有虛明活潑之趣而後天之陰滓不除卽乾元之性體未復故卽心卽性者流弊至今而未已也談理名家其以存養此心不至外馳爲主而能究心物理不類僧流空寂所以較優然上智之士氣質較清則但存養此心省察克制而天理已覺昭然中下之士質濁而性蔽徒使靜存此心克制擴充不能拔盡根株恐告子之不動心非正卽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亦非仁也孟子此章是千古言性圭臬然卽四端以驗性乃卽其可見以明其所不可見而性之何以與天相通人何以有智愚清濁未暇與公都

子深言誠難乎其言之也夫仁義禮智信名曰五性實止一性而已性乃天之理而人之所以爲人安有不善其有不善者則質之累而受氣之偏全不同非先天之本體也因性本無名象可求故孟子就後天以明其先天卽人所易見者曉之耳韓子性有三品之說大誤而後世尙多沿其說則以其不明理氣分合之源流以後天之心爲先天之性而越椒羊舌之生所以不解其故也夫天地爲大父母父母爲小天地非天地尙無父母何有我雖有天地若無父母又何有我是爲四大而天地之性人爲貴其異於

物者惟此幾希之天理耳天理無不善人性安有不善以後起之情識爲受中之本然紛紛異說所以彌多孟子姑卽後天情之善者以證先天而又引詩言天理無分貴賤凡蒸民皆有之理宰乎氣氣以成形形氣所在爲物形氣之所由來是性性不可見於其形氣之物言之人身有一物卽有一當然之則如目司視耳司聽天初生人具此耳目原是聰明者入耳而心通曰聰入目而理晰曰明不當視聽而視聽則非此物之性矣而非禮勿視聽者幾人乎故復性之學爲要惟民皆本此性故皆好懿德德卽善也

得於天得於己故曰德人皆秉此常理皆知好德則性善可知引孔子說詩之言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後儒猶不盡瞭如以性之一字人與天一者罕有能深造也本章性情才三字須的實看明才字解者尤滯今一一正明之識者當細辨之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朱子曰富歲豐年也賴藉也性本善也因物而遷即富歲凶歲顯喻之而言不可以陷溺者為性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

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麩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朱子曰麩大麥耰覆種日至之時成

熟之期磽瘠薄也此乃即麩麥喻性之皆同而見陷溺者非其常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承上而言同人則同性雖聖人不異也故

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蕘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

之妓者無目者也黃音匱者與嗜同妓古卯反○黃草器易牙齊臣善調味曠晉臣善辨音子都鄭公

孫開妓好也以上四節歷舉形體嗜好之同以起下文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

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

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

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承上而斷之人心以理義

為體故其悅之也同否則非心亦非人矣求理義之端以全理義之正則可以為聖人理謂天理之本體義則從理而適

其宜也牛馬曰芻犬豕曰豢此則借言穀食也口之甘味心之甘理義皆天性之自然悅我心則心全理義矣

附解告子之說孟子已屢辨折之此章因性有善有不善性

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二說而特辨明之也凡為人類

皆稟天地中正之氣而生得天地生生之理為性安有不

同開端即不同者說起明其非生而即然乃陷溺之故正

意已明下文以麤麥譬之見同者其常不同者其變同類

者四句承上起下一章骨子下文即形體嗜好之同以興

心理無不同因為不知性者言故語意止淺淺形容以嗜

好之大概同者言之興理義悅心耳其實嗜好本於氣質

間有不同理義之心本於天命無不同也故性皆善天生

一人即賦以義理之心如人有口便自甘味理義悅心以

心原有理義猶芻豢悅口口原甘芻豢也不悅理義者陷

溺而失其心之正豈天之降才殊哉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櫟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

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櫟五割反○牛山在青州府臨淄縣萌芽也櫟斫木餘也濯濯光潔貌山以生物為性而斧斤與牛羊交伐則失其美與下友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日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

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

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有去聲○人謂放良心

之人仁義之心即人性也放其良心縱人心而味道心日夜所息嗜欲稍遠之時平日之氣清明之正氣良心所賴以存者與人之謂善人也旦晝所為放良心之事也梏亡如城而困之反覆展轉不解也才仁義之本質情實也猶言其情也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養上聲○養

物皆必有自然之生氣而後能全其質養浩然之氣至於不動心則得其養者也孔子曰操則存舍

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心難存而易亡以其陰

滓多也常有夜氣操而勿舍馴至於良心渾全則無出入而非天理矣

附解此篇孟子言心性屢矣而此章以夜氣立說嘆人戕伐

良心尤爲深切著明蓋與養氣章相發明也後人言心性不明多爲不知心與氣交關之故蓋人生得天地之正氣而生此氣非但口鼻呼吸之氣乃上天之載一元無聲臭之氣易所謂統天孟子所謂浩然也雖名曰氣而實乾元真性所寓蓋氣也而理卽存焉其在先天渾然粹然不可得而見迨既生以後此氣寄於後天形質之中如金在沙甚微甚危孟子所謂異於禽獸者幾希而道心所主也其人心之生則後天陰濁之氣蔽其心之靈而非乾元本體上聖之資清氣多而濁氣少則道心盛而人心微中智清

濁各半下智濁多清少是故氣質之欲日盛則理義之心日消而先天浩然之氣不復存矣存養之功先須養氣而孟子始發明之何也唐虞以來聖王禮樂教化之法詳文武周公小學大學所以束其身心者備焉孔子生周之衰猶得因周公之遺法以教人四方之士來學禮者但使服習禮儀已足養其身心上智之姿乃與言性與天道至孟子而邪說橫行禮法無有故特爲指破養氣之功不動心章言之已詳此章示人求其良心而特指出平日清明之氣蓋就易見者以教人夫凡物必先有此氣而後有此質

而人則受中以生中者太極渾然之體也太極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而闔闢之機卽爲陰陽所由判陰陽各有消長
而變化出焉其在於天五行之分布者各効其靈共成其
化而莫不統於太極所以合者雖分實未嘗不合其在於
人五行之成質者塊然而一氣之彌綸者自在其中所以
生而化化而生變化不窮者萬古一轍然其先天之性分
太極之理氣者固非形質所能拘存亡所能易特秉此理
氣以爲性者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聖人教人存義理之心
養清明之氣久久深造由勉企安下學上達克己之淨而

心皆性復禮之至而人亦天矣心非氣不養氣非心不存
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氣非口鼻呼吸之氣乃一元太和
之氣道家謂爲虛無元氣虛無者上天一元之本體也夫
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統天而行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者非風雨雷電等已發之氣所可例也人身具天
命之性性不離心而心不盡性爲其後天氣雜於欲也平
旦之氣緣夜臥久靜先天清明之氣偶見一斑然亦就嗜
欲未深者言耳若嗜欲太深則並此平旦之氣亦復無有
孟子爲常人指出元氣端倪使長葆此氣宰氣者理也有

四分天理乃有一分元氣故引孔子言心之難防以見養心爲要得其養者以義理之心生浩然之氣也因後世言養心則但守後天之心言養性亦但養後天之氣而心與性之分天與人合一之故不明實由孔孟之言未得諸身而晰其源流耳苟得其養四句承上而言養心之法要在保守夜氣爲主夜氣者虛靜之中一片清靈之氣也未引孔子之言以明後天之心不可端倪如此惟操存省察勿使人欲日增則平旦之氣可充而久久人心退聽道心自全非謂先天之心卽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操則存舍則

亡謂心動時必操存之而必先知止至善之法靜定有功斯能操存後人言操存但慎其已發未深明必有事焉數句養氣之法故不能至於充實化神之境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豈第曰收心而已哉故此章其詞淺而義深其功近而效大學者不可不察也或疑養氣偏於主靜不知靜者動之體動者靜之用也養氣者靜而涵養動而省察窮理盡性內外本末之功無可偏廢特傳者多謬得明師爲難耳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明於義理曰智

雖有天下易生之

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

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

人陰濁王因孟子而有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

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

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

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

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

之與平聲奕圍棋秋善奕者名繳生絲縷也

即奕以喻王不專心致志乃寒

附解此章借齊王作指點重在專心致志果專心致志則必

親近賢人而所以養其德者自日厚矣然後世大學之道

不明人主生長河保未聞誠意正心之道臨馭以後乃欲

其親任賢良不參雜念勢必不能唐虞三代之治教諭世

子之法莫非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道其清明之氣固已

養於平時而臨民之念又實有其慄惻是以君之於賢如

針芥相投魚水相得暴不覺而寒何有也昔在文武聰明

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故其治

化獨盛孟子之於齊王好貨好色好勇好樂納約自牖格

君事業已見一斑而無如之何况後世之士德不及孟子

者乎程子言人主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范文正言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皆足發明此章之義但本原未清亦難望其親賢也孟子太息而言顯然見王錮蔽已深由未嘗學問之故而非但恨其見罕人主苟欲長治久安則必力行九經之道諭教世子重選大儒克己虛心委任賢相常使此心敬畏不忘義理日生庶不爲小人所亂宋神宗之於王安石曷嘗不欲效先主之於孔明而其效天淵者知人之明否異也是故窮理

盡性之學人主不可一日而不講或曰先主豈窮理盡性者乎曰先主不可謂上哲然其有英明之質而又從康成陳元芳盧植遊亦頗聞聖賢之概是以虛己任賢如此况使得聖人以爲師而又幸值高光之時其功業亦安可量苻堅信任王猛而不聽其垂死之言唐太宗聽納魏徵而終有仆碑之事足見正心無本不能常保其明也况又不及二君者乎子華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當奕之時思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屬未屬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非奕道之深情有暫暗笙滑之也其言與孟子相近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

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熊掌較魚尤美大義較生尤重嗜味之情同嗜義之情何弗同故舍

彼而取此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

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得得生也

欲生惡死者人情也而偷生免死則隱微必多內漸釋如使舍生取義之故由所欲所惡有自然之天良不能昧也

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

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反言假使欲惡無本然之良則凡可

以偷生辟患者無不為而必不然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

何不云者使人自思其嗜義之良也

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又正言以決之是謂義也是故所欲有甚

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

者能勿喪耳喪去聲○承上而言人皆有是良心以起下文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

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

不屑也噉大聲咄咄也蹴踐踏也申言人皆有之實不為苟得辟患有明徵矣萬鍾則不辨禮

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

乏者得我與萬鍾不辨禮義而受益有所指之詞得我倚恃乎我蓋市恩以為豪舉所施於窮乏非合義者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

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

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身死重於勢利而良心之

有無殊焉可已而不已徒自失其良心為可哀也

附解此章為當時夤緣驕寵之輩反復提撕激發其愧耻之

良如生公說法頑石亦應點頭而千古以來不為萬鍾喪

良者百無一二亦可慨也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

即本心也孟子卻先從嗜味引喻而起見舍生取義亦如

舍魚取熊掌一定之人情次節申明舍生取義之故三節

設言人無天良宜乎處處貪生辟患而不然者由其嗜義

之心不能自昧故不為也四節止是承上折轉五節乃指

出心字言人人皆有以起下文緣人人有此心而不自知

是以從淺近處反復提唱使人自思而自得之非故繁而

不殺也所識窮乏者得我當善會施與窮乏本盛德之事

何為不可得我者挾富貴以驕人人為之奔走且亦挾其

勢以妄行淺夫之流頤指氣使一呼而雷動以為我能養

畜許多窮乏之人而究之宗族鄉黨義當周恤者或反未沾

其惠故與宮室妻妾之奉同一利欲私情也宮室妻妾亦

非可廢但不專營或因此而貪得耳非故卻以鳴高古人

茅屋可安杵臼可共有人倫之樂無凍餒之憂何必忘廉

喪耻希取富貴以爲豐榮乎若明良遇合天下又安民登
仁壽則祿養之榮受之無愧亦復何傷第君子本心則非
爲一家温飽計也聖賢爲斯世斯民計而不徒爲一家計
此意非流俗所知庸庸之徒長驕侈而肥身家患得患失
無所不至又安能舍生取義孟子卽不受不屑之良心以
警人狗欲無耻其言深切著明而學者非有卓然之識亦
不易能自立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人得天理以爲人是先天之心
卽性之實也以其如木果之仁
故曰仁義則本仁而行之合
宜者人路非是無以行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

求哀哉

舍其路放其心則
非人矣豈不可哀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

不知求

身外之物人知求之仁乃人之
所以爲人而不知求則惑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道中庸擇善固執之目的是也
心則學問亦非此章蓋爲知學而不知學之本

言者

附解此章孟子煞是說得精密人之所以虛靈於物者心而
心在後天則囿於質蔽於物非先天之本然仁卽天理心
之所以異於禽獸也旣生以後雖氣質多駁然天良卽在
此身之中養其靜虛之體制其私妄之情此復性之學所
以有許多功夫求放心者靜存動察念念不離乎正非偏

枯寂守之謂也學問之道多端要無非去私存理以清其源博覽旁參以究其變世人或專守心不使外馳而私妄生於氣質其源不清卽終身防閑不得爲仁也或專務博洽以爲窮理而萬理統於一原心性未純則淹貫古今不能精義也仁與義禮智信並言則爲一端專言則仁卽性性卽誠全有之曰德本仁而著於外萬事萬物處之咸宜卽是義曰心曰路分內外而言實非有二也無仁不能行義非義何以爲仁仁旣是人心試問無心尙可爲人否旣是人路試思不由人路亦尙可爲人否而人乃舍之放

之則自棄其爲人之理故曰可哀然人孰無良豈其甘爲禽獸而不願爲人正以不知仁之爲貴耳故以求雞犬喻之愛物必求其放豈愛己反不如愛雞犬特謂心不必求而學問別有在耳不知聖人教人學問之道至詳且密不過欲人求其放心所求之放心卽上文仁字而或第以凡爲心當之則非此心是先天渾然之良心書言人心道心一心而何以二名人心人身受氣不齊之心道心天命粹然之心也惟後天與先天不同故人心與道心混雜此理愚屢言之茲不贅收已放之道心清應變之人心其功始

於養氣終於化神究竟放心如何求法孟子所謂必有事者也求放心位置何處詩所謂宥密也非明師授受不能臆揣世儒以心爲性使後天氣質之性與先天太極之性混而不明已流於禪家卽心卽佛之說羽流以呼吸爲氣使後天凡濁之氣與先天浩然之氣淆而不清何能知孟子養氣不動心之故哉故此章之旨當認定仁人心也二句則知通章言心皆指先天之心渾然之性非謂後天憧擾之心也孟子因異端言心而外仁義儒士言學而昧人心故特爲指明人以爲心卽是性不知性無爲心有覺動而當理由靜而無爲無爲者非無爲也渾然粹然未發之中乃爲天命之全體耳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爲去聲指尤不甚切於用必信之者爲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心不若人屈於物欲而不能自伸其正氣也心理屈則非人倍於指之當惡朱子曰不知類不知輕重之等

附解此章以屈伸喻心警發人羞惡之心心何以屈不審乎義理之正而屈於物欲凡事苟且從人久久正氣全無所

謂人生之直全無矣然其清夜自思必有抑鬱而不安者
特屈於勢屈於境不覺喪其本心之良孟子以屈而不信
言其不知惡則必常自警省思人生幾何失卻良心便非
人類一念克己推而至於念念不苟務使此心正大光明
久之而浩氣充實與日月爭光是爲伸於萬物之上非指
之伸者可比矣須切定屈信二字言乃得孟子之意五指
一巨指二食指三將指四無名指五小指手以中指爲將
指足以大指爲將指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

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合兩
手把一

手握之也養身者必養其心心正理純則性定而身亦
安矣人無不愛其身故喻以欲生之情而使其思所喻

附解此章語簡而理至要孟子未言所以養遂使後世養心
養身分爲兩途而其中又生出許多門徑並下兩章之義
亦不明今爲詳言之人無不愛其身者而身安可久惟恃
此心此理有不朽於天壤者不必遠求祇在人倫事物上
念念循理事事合宜務使內省不疚而閒暇之時則求其
放心靜養元氣以穆穆之意葆性命之源久而神明內斂
天理渾然則致中矣一有所動持以敬恕惟恐意之不誠

道之不盡此謂致和動者靜之用靜者動之本內外一原
存發相貫由養氣而充實光輝大與化神功非一端效惟
漸致養性也而養身在其中矣蓋人身所以生者氣血而
氣乃血之主神又氣之主也心者人之神明而氣質之欲
累之則神不明氣不清形質亦不能安固養浩然之氣所
以返受中之本然此氣乃先天虛無之氣卽氣卽理非後
天口鼻知覺之氣可比而實爲後天氣之根本果能有諸
己而充實則精明強固血氣亦豐卻病延年已可決矣况
養氣之功全在集義內無毫髮之私僞外無怠肆之偶乘

心依於仁動循乎理而凡嗜欲戕賊之事自斷斷不爲仁
者壽大德必壽職此其由也後世不知聖人之學養性卽
可養身而以後天呼吸爲氣後天陰識爲性是以養心而
不能延齡養氣而不能治世孟子言知所養此其大畧也
若夫縱欲悖理全不知人身之貴者孟子固不爲此輩饒

舌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
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
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身兼愛則當兼養而有善不善焉考
察也於己取之己身有不朽之理養

之乃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

善也賤而小者形氣之欲貴而大者天性之良養賤小害貴大縱嗜欲而

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忘義今有場師舍其梧櫝養其槭棘則為賤場師焉舍讀上聲櫝音

賈櫝音貳○場師即場人梧梧桐也櫝楸也槭棘棘棘之大者亦名酸棗言不知養物且為賤也養其一指而

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喻狼疾猶狼藉言其繆

也亂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此乃正言養小

失大之人是此章立言之故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

膚哉口腹非不可養也第為口腹縱欲害理故為心害不然飲食之於人亦大矣豈必廢之以為德哉

附解上章言人愛身則當養身而養身者必養心非徒養形

體世人亦知愛養此身而不思所以承天心立人紀此身

之不朽者如何則必以口腹之害為心害故孟子欲其養

大體而反復言養身之善否使人審乎義理之心得其事

天立命之道則必不以嗜欲累其神明而體亦未嘗不養

也後世聖人之學罕傳則言養心者枯槁窮餓以為高而

僧道之流所以老死山林而不悔言愛身者肥甘輕煖以

為快而逐俗之士至於蔑棄禮法而亦為誠玩索是章之

義亦可爽然失矣槭棘言者紛紛本草衍義曰小則為棘

大則為酸棗棘久生不樵則成幹北方呼為酸棗更不言

棘其實一木也狼疾趙岐註狼藉亂朱子亦云疾藉古字
多通用而集註又別解然不若從趙註之直捷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

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朱子曰鈞同也從隨也曰

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

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

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

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耳目之官所以主耳目之視聽者

謂氣質之心也惟其但能視聽而不能當於理故為小體不思不能決乎理心之官則思先天

善性為心之宰而能研究義理立乎其大心有主而純乎理

不動心之實所以附解此章剖別大體小體乃令前後數章無不分明人心主

宰乎百骸凡知覺運動皆心之靈為之耳目之官特其一

端未有視聽而不本於心者也大學曰心不在焉視而不

見聽而不聞是耳目之官似即是心况乎觸於所聞見而

思因所思而會於聞見皆心也而孟子何以云心之官則

思異於耳目之官哉蓋此即人心道心兩分界處但以有

覺虛靈之用為心即涉於後天形氣之私而耳目之官所

以蔽於物惟以先天義理之性為心則是先天太極之本

而心之官所以能思而決於理故小體者形質之氣亦有靈以馭之而為耳目之官大體者純粹之性浩氣通乎天地而為心之官聖人德造其極則性盡而形自踐百體莫非義理之精神矣常人欲蔽於心則識擾而氣逾昏智慧反為府過之淵數洪範五事言思曰睿睿作聖即孟子此章思字所本是大體之道心所以研理而治私也非後天思慮之心可比范浚心箴未見全體愚嘗擬之附識於此人為最靈得天之性渾然粹然生而虛靜氣質特理乃亡其正靈光浮游欲因以進誠敬存存知止則定集義生氣

能不動心克己復禮盡性踐形是萬為一一實萬分惟心之官宰制羣紛表裏精瑩事天立命縱厥人心人禽斯混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

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理界於人為性之良物莫貴焉故曰天爵仁義忠信二句以可見

者言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言古人無求人爵之想而天爵之尊自純今

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要求也求人爵而後修天爵得人爵而即棄天爵惑之甚喪心

蔑禮也將必並人爵而亡之蓋為假行竊名者而言

附解此章為偽君子而發與前後章不同戰國之時朝秦暮

楚之士如下章所言是矣有一種潔己修身者始亦欲置
身賢聖繼而富貴逼人改絃易轍如周彥倫盧藏用之輩
喪其所守前後如出兩人孟子惜之而為是言終亦必亡
惜其不能長享無益之榮徒喪平生之業為堪悲也蓋周
家鄉舉里選多重實行雖至末世猶修天爵以邀人爵後
世糊名易書暗中摸索天爵若不必修矣而棄取得失之
間天或司之故士亦猶重德行而恥浮華自蔑視明神不
畏天命者出而逞其才華倖弋功名忘乎天親之所培植
者厚則天爵直可不修而人爵遂可驕世矣三復此章能

無猛省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勉欲

以思而使其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

自貴己貴之申言人之所貴不若貴於己者可恃良貴本詩云既醉以

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

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承言有良

膏肥肉梁美穀仁義足則世味自淡令聞善名廣譽德博而

名久遠也五色備曰繡膏梁文繡世之欲貴者為此耳故以

附解此章為蚤緣奔走者發而首以弗思警之終以不願膏

梁文繡導之蓋欲其實全乎仁義之良自然不為世俗所
誘為俗人言故以膏梁文繡明良貴勝於此等然君子懷
仁抱義豈為與世俗爭榮辱而然哉聖賢遯世不見知而
不悔何乃以令聞廣譽為貴此為當世淺夫鍼砭也欲貴
者苟且希榮既欲遂其嗜欲又欲倖邀令名不知華茂未
幾枯槁旋至僥倖一時貽臭千載蕩然斬然有不可勝言
者故以美名歆動之聖賢不求名而實至名歸其生也榮
其死也哀首陽之稱甘棠之愛俎豆馨香令聞廣譽安有
窮時故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若方為仁義時即有求名
之念則德必不純或久而無名且改弦易轍矣若有意逃
名謂令聞廣譽必不可居亦非中道學者辨之世人不知
己之良貴而終身為趙孟所顛倒試味此章能無汗顏晉
世主夏盟自平公之世權由執政趙武趙鞅相繼為政至
趙襄子滅中行氏而與韓魏滅晉故以趙孟喻執政不言
諸侯避尊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
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
勝者也為仁不力而以為難使不仁者得藉口焉孟子深慨其非也與助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必並其枯水之仁而亡之既以誤世亦自誤也

附解仁乃人之所以為人為仁祇是全我本來天性不仁乃後起之私外來之物有何難勝奈人知之不真故行之不力偶有一二事之仁即以為是矣而積習難反謂天理難守諉於力之不勝此等人自誣其性令天下皆以仁為難為貽毒非淺孟子特地指出而斥其與於不仁決其亦終必亡惜之亦惡之也後世學者以聖人為難為而狃於世俗久且相沿成風並言道善二字亦以為諱此章可無三復哉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莨稗夫仁亦在

乎熟之而已矣

夫音扶。申上章之意言為仁必期於熟勉乎熟之而已矣。人深造自得也。莨稗草似穀者人必不以稗易穀則必不以他道易仁既知美種則熟亦非難蓋婉詞以導之

附解上章惜之憎之此章直與指出功夫實落處熟之一言非堅恆勤篤不可曾子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即是此意末學或未得美種所在熟則更難期矣學術人心何以如古哉或問究竟如何熟法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內外交修本末交養自有諸己以至於化神循序篤踐無毫髮之不誠則熟矣莨非稗莨稗蓋稗之初生者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設學○設古候反者亦必志於設○射之工

拙機在於設志者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大匠者亦必以規矩○大匠

研精而適其宜也工師○此章言造道必有其法而授受失實則學亦多歧○記者以此終篇蓋深慨之也

附解上二章言中道而廢者與於不仁不如蔑稗至所以究

其功而循其序者未嘗言也此章特借羿匠言之射之有

設也所以審其機括和其心手引滿平正則必中的一切

志正體直等法皆爭此些子耳大匠之規矩亦然聖人之

道所以納一世於中和而與天地合德者非強以所無乃

使人復其性而成乎其為人耳然上無聖人之君相下無

聖人之師儒則人多囿於世俗喪其本來心性事功駁而

不純雜而多偽孟子此篇歷歷辨論心性而記者終之以

此有無窮屬望焉夫無聖賢之師安得有聖賢之徒有聖

賢之師又或無聖賢之弟故師友淵源所以存天理於毫

芒留前聖之規矩者與君相同功苟仁道不明於天下未

易言俗美化淳也

告子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節色與禮孰重曰

禮重○任國名太皞之後風姓任人欲窮禮而先設為問曰以

屋廬子據常答之屋廬子名連晉人孟子弟子也曰以

屋廬子

告子下

三

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

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禮所以經緯仁義任人意欲蔑禮蓋亦異端之流其言特

事之變者耳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

也何有於如字○任今山東濟寧州東去古鄒城百二不揣

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本下末上也不由本以齊末則食色

反重於禮如寸木可高於岑樓朱子曰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

一輿羽之謂哉鈞帶鈞也言禮本重於食色猶金本重於羽而不當以一鈞論也取食之重

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

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施智反○復即其說而極言之論利害而不論義理則食色有時

大重於禮禮真可廢矣往應之曰紵兒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

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撻其處子則得妻不撻則

不得妻則將撻之乎紵音軫撻音婁○朱子曰紵戾也撻牽也處子處女也即食色之重以衡禮之

尤重而禮誠不可蔑矣附解義理權衡細於毫髮非窮理盡性之極不能得其平也

任人以一偏之論蔑禮而孟子反復明其非所謂精義入

神以致用也學者當反諸吾身而思其析理之原毋徒羨

其齒牙之慧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曹交蓋以國為氏人皆可以為

堯舜蓋古語有諸謂其事之信否也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

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自言形體亦殊而食粟無能其詞甚卑曰奚有於是

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

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

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是謂形體也匹鷓鴣也烏獲秦力士言不必以食粟無能為恥堯舜為之而即勝任說見下文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

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即尋常之所謂孝弟以證人皆可為而因言堯舜舍是

無道也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

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承上而誘以堯舜之

事服與言行兼乎動靜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畱而受業於門

見音現○交願受業於門亦其向道之切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

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曹交喜孟子之言猶未能反求諸心故告之如此有餘師言力行已明示以實踐之事非絕之也

附解時解太說壞曹交非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所常稱

述交獨聞而問之已非無知子弟可比其言已虛有形骸

如何則可純是謙下求教語特恐堯舜難為耳故孟子詳

悉導之言堯舜不難為只恐不肯為因舉徐行後長事以

告子下

孟子

實之徐行後長人人所知人人所能卽是孝弟之事堯舜亦不過盡其孝弟之量有何不可爲第堯舜之道不外孝弟而堯舜之孝弟豈徐行後長可了孟子卽徐行一事以證堯舜可爲卽就孝弟二字引入堯舜之道而已矣者言堯舜無奇功所以破曹交之畏難也下文乃正告以爲堯舜之事服也言也行也堯是如何己是如何此中便該許多知行實踐功夫而聽來祇覺平易近人孟子善誘之婆心立言之精妙也交於孟子只聽得一半以爲堯舜易爲願假館受業不知孟子已詳告以爲堯舜之事祇須實踐

便了何用更求教訓故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卽吾言而求之辨其何爲堯舜何爲桀一一身體而力行則隨處皆師己之所言已無遺義不必更畱受業非拒其來學而別使求師也若曹交果歸而力行則孟子之言真是一生爲之不盡時解多未得本文語氣又過詆曹交抑思今之自愧食粟者有幾人歟服與言之間皆合堯舜談何容易也曹國哀公八年爲宋所滅交蓋其餘裔以國爲姓故與鄒君亦有舊也帝王世紀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孔叢子言孔子身長九尺六寸成

湯之容體則交言亦非無據但聖人所以為聖人不在是耳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

怨弁音盤○周幽王寵褒姒而黜申后太子宜臼被廢為怨小弁之詩冀以悟王高子以小弁子之於親非可怨也曰

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

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

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

詩也關與轡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執固為治也道解說言小弁親愛情深不覺其詞之怨仁謂天性之良曰

凱風何以不怨凱風之詩七子自責以全其母之貞故丑云然也曰凱風親之過小

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

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

凱風之母第有欲嫁之志未嘗果適人也小弁則君父已陷於危亡磯大石激水也不可磯言如石激水而水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引舜之慕親以明小弁之怨亦有慕親之意不可以其人

而議其詩也

附解小弁之詩蓋幽王寵褒姒之時宜曰憂怨而作此詩以

悟幽王其憂周道而切瞻依蓋皆人子之至性至情若無

此一怨是直視親如路人矣然司馬相如作長門賦猶能

成王皇后而小弁不能悟幽王亦大不幸也孟子就詩論

詩未嘗一語涉平王平王之不孝在反國之後不明正申侯之罪而又成之至其遭讒被廢作此詩時本無可議孟子辨之使後世臣子知天性之不容恕而以至誠感動為主義至精教至遠也凱風之母未嘗嫁人特有欲嫁之志七子作詩其母遂守貞以終故孔子取之若已適人則非小過矣毛傳孔疏皆如此說磯本訓石激水朱子一時誤倒之

宋慳將之楚孟子遇於石邨

慳亦作鉞○宋慳宋人見莊子石邨宋地

曰先生將

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曰先生孟子素知宋慳尚可與言故請其所之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

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

我將有所遇焉

說音稅○慳蓋亦以安民為心者故欲說二國但不知其本耳

曰軻也請無

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

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志在息民而但以利為詞故孟子言其號不可

先生

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

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

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

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也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樂音洛下同○說於

利而罷則必求所以利而仁義所在無利亦必不為矣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

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
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
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
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息民爲仁守
制爲義果能
使之悅仁義則凡事皆
循理而行可以王矣

附解世人行事祇檢有便益處做去不顧義理之安否雖使
保家強國祇是一團自利私意不知我便於己人亦效尤
其弊至君臣父子之際皆擇利而爲不顧良心天理所在
胡越起於門庭人道蔑矣若專尚仁義則愛敬惻怛之心

無處不存忠恕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五倫莫不孚契宇宙
太和之氣卽此而釀戰國時利害二字策士恃以爲秘詮
莊子言宋輕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是
其心存息民亦是好人故孟子實爲指出仁義俾入聖賢
大學之道愛宋輕愛當時此念所以爲不朽之業也非技
癢太甚道途不擇人而語又按劉向云宋鉞遊稷下蓋在
齊孟子已識之而年又長故一見卽稱之先生而問所之
也至秦楚構兵之事甚多後人臆揣紛紜俱不足據不必
鑿之可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

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曰季任任君季弟任君朝會於鄰

國季任為之居守記二人幣交之事同一不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

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間隙也報禮之異屋廬子知其必有義也問

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

與平聲○知其必不為此而疑問之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

不役志於享書周書洛誥儀禮意也物幣也役用也物重於志享如無享以其不用其志於享孟子引以明

交道為其不成享也不成徒名無實釋書言以明儲子之不至知其意非誠也屋廬子悅或

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欲來而不得來可來而不

來誠否立見矣

附解聖人時中之詣至無定而有一定煞是活潑潑的儲子

方幣聘時孟子未嘗遂料其不誠而同受之及後竟不來

則一報一不報惟其宜而已世俗因人轉移不顧義之所

安又或先事逆料以為前知皆未聞聖賢大學之道也或

謂孟子既知儲子不誠何不勿受其幣曰孟子在齊為客

儲子齊相幣交固宜受之使以幣先而繼來見則得矣乃

竟不來則受幣而不報亦孔子取瑟而歌之意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

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名聲譽實事功為人謂濟

世自為謂潔身先之後之皆有意而為之孟子曰居下位

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污

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

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言去就不同同歸於仁己之去

未為不仁也伯夷不忍見暴王之虐民柳下惠同人伊尹救

世故曰一也五就湯五就桀湯以尹賢而薦之桀朝聘往來

益凡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

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子柳泄柳也

譏言其無益於齊而引古以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

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引奚以明己

用己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

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

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

髡必識之華去聲○王豹衛人淇水名緜駒齊人高唐齊國

邑華周杞梁皆齊大夫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事

見春秋傳及列女傳髡直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膾

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

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

固不識也稅輸芮切為肉為無之為去聲○膾肉祭之熟肉

程友菊曰稅收也冕非常冠不稅冕極言其去之

曰書孟孟孟子告子下

四

速蓋去冕卽行不遑細檢行裝故言不稅冕行耳孔子因魯君怠政藉膳肉以行使人咎己褊心故曰微罪苟去無故而去孟子去齊亦必有故孟子引孔子以曉髡髡或已明故不復辨而孟子之用意忠厚亦孔子也

附解孟子得孔子時中之學行道情殷守己義嚴其在齊也王以客禮相待自可暫留先名實功名之士後名實枯槁之流皆非孟子所爲髡不知也渠祇見孟子無功於齊不知齊王並未見用功從何來其言名實未加而去不得爲賢曰仁者固如此乎婉詞也及孟子言仁者不必一轍則遂直言其無益於齊孟子又以百里奚自解彼遂直斥其無功無功卽名實未加始終只是一意非如時解一步追

進一步之說也蓋髡言孟子無功如何便去孟子言有不得不去者其故則不便明言引孔子之事而髡亦了然故不復問也非髡含糊而退孟子強詞拒人伯夷柳下三聖此章更爲斷得分明愚於前集大成章力辨時說之非正爲此耳伯夷不以賢事不肖非高自期待彼既不肖安能用我而此心惓惓又不忍斯民之虐於不肖故去之北海之濱實未嘗忘天下也外面做得十分決絕心中實是十分不忍故曰仁也柳下惠不惡污君不辭小官彼方欲挽汗君而偕之大道卽小官亦謂可以布其膏澤故其爲仁

同伊尹受湯之聘卽以湯之心爲心湯進伊尹於桀桀想亦受之只是不能大用尹復歸於湯湯又時時遣赴桀處蓋諸侯使大夫於天子之常在湯則欲借尹以引君於道尹亦以爲義而安之迨後桀無可挽回尹遂安於湯矣此尤見得湯與伊尹至公至仁之心湯固欲桀改行尹亦不憚煩勞皆致主救民之苦衷也後世不詳孟子各章立言之意反過貶三子豈非孟浪吳蓀右言公儀子泄柳子思大有功於魯淳于髡誣之良是柳子厚五就桀贊似是而非不得當日情事張甄陶竟謂無其事則非矣齊王得罪

孟子之故今已無考孟子以孔子自居雖淳于髡當面搶白並不言齊王之非忠厚之至也華周蓋卽華還杞梁妻哭其夫見檀弓華周妻未聞髡蓋連而及之耳冕祭冠不可常戴以行故從程氏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溯世運凌替之故而斷之如此五霸之說不一當闕疑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

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

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撻諸侯以

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慶賞也

措克聚斂讓責也移罪而變置之討治其罪而正之伐諸侯

奉天子命伐之撻率也不用天子命而率諸侯以伐之述三王之制而言五霸

擅征伐為無君也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

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

賢賁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

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

繹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

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歌所治反繹音

狄好去聲○束牲而不殺但載盟書於上樹子已立之世子也賓賓客旅行旅士世祿而不世官以不盡賢也無攝各以

賢者任之必得必得賢者也曲防曲為隄防以自固過糴閉糴而不恤鄰封而不告專封而不告天子述葵邱之事以見

五霸猶假王命以服人而當時學五霸者之謬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

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當時諸侯不行仁義而其臣復導之是以欲霸不能反速其敗也君有過而順之曰長過未萌而先意道之曰逢

附解此章上下古今其見卓其憂深而其詞微講家多不能

達蓋周家封建之治使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原有易

於離散之勢所恃以維持臨馭上下一德者禮樂教化本
仁本義足以固其忠孝之天良也第專尚禮教而法失於
疎亦難保無尾大之事尤要者巡狩述職之典使天下政
俗瞭然於耳目之前而慶讓時行有以警動其靖共之志
傳世既久天子不復巡狩諸侯亦不述職而互相侵陵如
鄭莊齊僖之流其敗壞王畧蓋在五霸之前矣孟子獨罪
五霸者以其有禁暴止亂之權而不能率朝聘述職之典
陽以尊主爲名實以搜伐爲私致先王命討之大權不能
復收鄭莊齊僖之徒顯悖王綱其罪明五霸陰盜大柄其
罪隱若使五霸當時凡事請命天子而行修明王制虞思
共和亦何以過夫子之作春秋也憫王室之陵夷惡五霸
之專伐卽召陵之師書曰侵蔡遂伐楚未嘗深予之也間
有節取之者孟子所謂彼善於此非如邵堯夫功首罪魁
之說孟子慨世運陵夷特推其故於五霸五霸者當時之
所謂盛烈也倡言其罪自孟子始及其敘五霸之罪以搜
伐爲斷蓋天子之號令諸侯者特巡狩述職之典耳五霸
若果存心王室何不請於王朝修明此制文武之政布在
方策旦夕可舉耳惟其意主自強特借尊王爲名遂其侵

四書心解
吳
伐天下人見其翼戴之迹而不知其暗地敗壞王制揭其
爲三王之罪人而後世之藉口桓文遂其強暴者可以氣
阻矣至於當時諸侯豔羨五霸不過慕攫伐以自強孟子
曰五霸之罪卽在攫伐而五霸猶得以自強於一時者以
其尙能假名王制今之諸侯旣多犯此五禁則並五霸所
假以欺人者亦不能爲故曰五霸之罪人而其於三王可
知矣言及此覺取斥當時未免過甚乃歸咎於大夫之逢
惡意以爲諧臣媚子置其君於不肖而時君方以爲良也
三王之化不興生民之禍不息職此之由豈不哀哉厥後

秦能以力削平六國再世而亡項氏力征天下及身而敗
皆跡五霸之前塵者也徒知五霸之盛而不知五霸之猶
盛者乃在尊王果能以王道爲心三王且將把臂五霸何
足道哉不此之務並五霸亦不能作而徒取罪於三王爲
逢君長君所陷害孟子誠悲之矣五霸之說有三孔疏以
爲昆吾豕韋大彭齊桓晉文其說或有所受因史記諸侯
王表及地里志後儒皆以五霸屬周然春秋傳成公二年
齊國佐已云五霸之霸也故顧炎武謂有三代之五霸有
春秋之五霸其說亦是顏師古以爲齊桓晉文宋襄秦穆

夫差宋吳皆無盛烈趙臺卿以楚莊代夫差世多從之然
宋襄闇懦秦穆超乘楚莊問鼎皆無功王室勾踐平吳霸
越歸其職貢於王孟子稱其畏天可列名五霸晉襄能繼
父業聖人特敘其殺之師晉悼中興服楚亦可云霸然特
後人擬議之詞齊國佐已稱五霸孟子亦言五霸桓公為
盛則五霸皆屬周可知孟子本不屑稱五霸因當時宗五
霸故言其假之三王罪人使勿效法非有取五霸與三王
並稱也謂齊桓為盛亦以其申明五儆尙知三王載書不
插血亦頗有三王遺意非以五霸為是因仲尼之徒無道

五霸者故後世不得其人闕疑可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蓋慎子自負其能而魯信之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

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殃禍也言魯民素無一教化不當棄之於敵

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南陽齊下邑承上言即僥倖而勝亦不可也

慎子勃

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此別一慎子非慎到亦非禽滑釐也慎子蓋

決其必勝而無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

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所以禮遇寵賚之事典籍典禮所在之事言先王封國必不畱其有餘以生侈心

周公之封於魯

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

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朱子曰儉止而不過意證之以齊魯分封見王

制不

可違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

所益乎

言魯非不足於地何必殃民以逞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

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徒取猶且不可况殃民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

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此乃正曉慎子事君之道當道則不貪利志仁則不殃民仁在心而

著於事則道也

附解此章重責慎子道君以殃民之事違制意亦為殃民作

引蓋魯是時五百里非不足於地所少者志仁而已慎子

自詡其能魯為歆動欲使為將以取南陽想亦如趙括之

類孟子以殃民責之斥其不可慎子不悟乃為陳說先王

之制言封國之意主於甯民非欲其富強自擅魯地已為

太廣况又殺人求益直是以殃民為樂耳未乃正曉以事

君之道不宜導以貪兵慎子想亦天良發見伐齊之事遂

中止故無考焉明人曹石霞謂是時樂毅破齊魯欲乘釁

以取南陽然果如此則孟子口中何無一語提及燕齊之

事則不必鑿之矣玩開首特書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及我

明告子君子之事君云云其為慎子技癢無疑南陽閻百

詩謂魯在泰山之陽南陽必齊地插入魯境者亦有見然

公羊傳齊桓公使子高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則爲齊邑無疑周公封止百里自當以孟子爲正明堂位云七百里蓋以山川附庸通計之魯方百里者五皆並吞所得以春秋考之滅鄆項鄆郕須句根牟又取郕防取莒向鄆取邾取訾婁繹鄆東田及沂西田又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於濟分邾田瀋水越與哀公泗東地又邾庶其以漆閭止來黑肱以濫莒牟夷以牟婁防茲小邾射以句繹來皆足證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

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

桀也爲去聲辟與闢同鄉向下同○辟與充蓋皆不以其道而取之人也富桀益其暴我能爲君約

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

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朱子曰約要結與國相與和好之國強戰必殃民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有禍不如志仁之可恃也

附解宇宙祇有理欲兩途仁民者以安人爲心不求自利而

天下自從之虐民者以富強爲志不顧損人而天下必亡

之一念之公私而禍福昭然孟子此章大聲疾呼當時君

臣若罔聞也嗣是數千年來有國有家知志仁而不計富強者幾人哉是以聖賢之言至淺而難行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見史記善於治生欲以其術施之治國孟

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貊貉北狄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

不可器不足用也朱子曰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曰夫貉五穀不生

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

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申言貉道之實黍亦五穀之一言惟此生耳幣

有錢帛之分此則言幣帛饗飧諸侯聘禮所致之饗飧謂肉食生熟之物言有不得不儉取之勢也今居中國

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人倫君子中國之所為中國皆有經費陶以寡

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無君子不但如器不足用也欲輕之於堯舜

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

堯舜之道斟酌時宜而取也多則桀寡則貉大小言其失中或有大小皆非也

附解白圭善治生非漫無道理之人但欲施之國家則不可

何者一人一家之計劑其盈虛而操其贏餘不悖於義如

陶朱之流猶可言也為民上者至同商賈權利何以為國

什一之制先王斟酌中正期於足以備凶荒足國用非徒

自給而已白圭以賈豎之才欲亂王制苟其行之後世無

圭之才欲充國用不但如桑宏羊之平準王安石之青苗

法已也故孟子極斥之而至以貉道相比當時貉道去人
倫無君子一切禮樂教化皆無故上之所需者少圭之見
識與許行並耕陳仲矯廉俱似是而非易以惑人也非孟
子其誰能辨之也然六合至廣民俗不齊世教益興風尚
益變有非可以一概量者如晉代中原為劉淵等所據而
稱僭檀者曰奇才異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往
往殊方異俗多有奇才中國人民忘其廉恥又何得謂其
皆去人倫無君子也孟子時之貉道則如此耳五穀不生
惟黍生之二句成文言貉地瘠薄有不得不儉取之勢張

甄陶未識其解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圭為築堤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

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過言之過也禹治水順水道之自然

是故禹以

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聚水處壅此注彼戕鄰國矣

水逆行謂之

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水引堯時之洚水以見壅水之不仁過行之過也

引堯時之洚水以見壅水之不仁過行之過也

附解齊桓公申王命曰無曲防而白圭損人利己自以為能

真妄人矣故以洚水斥其不仁據史記圭魏文侯時人去

孟子年代頗遠故閻百詩以朱註引林氏之說為非而張

甄陶又謂有兩白圭太史公誤合為一愚謂長年是古人
常事歷考諸書無二白圭則此章所引卽貨殖傳所言其
或先為魏將繼為居奇如范少伯之類不必執年代以相
疑也况史傳所述人與年代往往多誤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亮公平正直之意執謂持以應事

附解朱子謂考之說文古無亮字故以為與諒通然夫子言
貞而不諒匹夫匹婦之為諒是諒非美名又言友諒則諒
為好字一字數義固所常有無足怪焉獨是本文已明是
亮字而因說文無有並疑本文安知非說文之漏耶書曰

亮天工寅亮天地弼亮四世漢諸葛亮字孔明未嘗專作
信字解也此章亮字當以書意通之猶云貞明之意而誠
信在其中矣若不如此是一糊塗苟且人尙何以為應事
之本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於行道濟民非師弟之

也私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
否知去聲○強任重知慮周知物理多聞博通典故識明辨
之也三者非不可取但止於一人之能耳故皆非樂正子
所尚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意三者之外無以為政也曰其為人也好善
聲○惟善好善足乎
足優於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人能好善

善者天下之公理好善則得天下之心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

來告之以善善與善相召而天下之才皆集夫苟不好善則人皆曰訑訑

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

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

治可得乎訑訑自足而不嗜善之貌一不好善則人早已窺其心訑訑予既已知之人述其拒善之詞也下乃

孟子推其弊而決其非

附解孟子道不行於當時聞樂正子將為政而喜喜生民之

得所也豈為己衣鉢有託乎好善二字須見樂正子全副

精神蓋其克己甚力胸中義理已是幾於純熟惟恐世之

不治民之不安而不復知有人我畛域推之以至乎其極

舜之若決江河周公之吐握皆是道也於此章見樂正子

善信之實善則天理已復信則誠篤矣美大聖神不過就

此而涵養純熟變化不窮耳後世聰明才智百倍前人而

每不克媿德於樂正子者由自心之善未實故見人之善

終成隔膜耳惟己胸中實有是善乃能好善之至殷非此

而尚可為政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陳子蓋

因孟子難仕而問古以質之就三去三君子惟以義為權衡而已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

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本將行其道而忽違其言則志

疎矣故去之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

衰則去之

雖無信任之誠尚有尊賢之雅則可就也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

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

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道窮於遇

受其周以免死君子之至不幸也而已矣者不苟取不多取也

附解君子修德於身非欲人世之知己也特以生民塗炭不

忍其危而思以道濟之世主不察以為高自位置及其不

屑俯就則置之而已在君子亦何所損而國危民困為深

可惜也此章歷敘去就之三極於饑餓不能出門戶自古

安有賢人饑餓尚可為國者乎乃或以苟祿為榮謂士品

不過如是抑又何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

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悅

敘諸人所由興以起下文傳嚴今平陸縣東即顛輪也膠鬲避紂隱於魚鹽文王舉之以薦於殷士獄官管仲自請囚於士官桓公舉之孫叔敖式微遷於海莊王舉之百里奚貧困為人飭牛而秦穆公舉之於市故天將降大

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與增同○朱子曰空窮

也之絕也拂戾也言所為不遂也承上文而推言之大任名
教之在心知覺之靈性義理之質動悚惕而操存忍堅定而
純一能則才
識之屬也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
色發於聲而後喻

衡與橫同○朱子曰恆常也猶言大率也
衡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又即
中人以證之過謂事後困心衡慮已窮蹙而後轉徵色發聲
人警告而後悟蓋氣質之困人而義理之難通也如此故欲
降大任者必
自窮困也

人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拂與弼同○法家守法度之世家拂
士諫諍之賢士推之於國亦然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

於安樂也

樂音洛○結明上文之意欲人以戒
慎永其德也性盡身修為生否為死

附解身自當修德自當立何論舉與不舉亨與不亨此為俗
流不安貧困易行敗德者効婆心苦口也人生幾何幸而

為人所得於天地父母者至大至貴全而受者全而歸聖

賢忠孝所以不朽於天壤也世俗以豢養為務榮利為急

舍其良貴逐於物欲生為徒生死亦愧死孔子言朝聞道

可以夕死者為何生求有益於人死不負其所生此意難

與俗人細說以降大任歆動之先敘聖賢之由困而亨言

困阨不足為憂心性頑冥可恥次以困心衡慮勉其艱貞

自矢證以國家之事結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憂患安樂

者境而生死者此心心生而身死雖死不死心死而身生

雖生非生所謂生死者固以天理之存亡而言豈以形骸

論哉自古聖人教人修德立命以事天全其爲人之理而無愧於生成其得志而安樂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爲君相以一己之樂爲天下之樂而生則爲不可少之人其不得志而憂患如孔孟顏曾之爲布衣以天下人之憂爲一己憂而亦爲人中不可朽之人處憂患而戚戚者其處安樂必驕處安樂而欣欣者其處憂患必濫其貿貿於天地之間豈知天之所以與人之所以承天哉孟子爲淺人說法使其能處困厄則必有戰兢惕厲反身修德之事一旦而亨亦免於驕奢淫佚之習所謂委曲誘之於善也

而豈謂困者必亨亨者必困哉夫武周末嘗處困孔孟何嘗竟亨特處困者多求亨者尤多知天之困我者爲玉成亨我者有奢望則無論窮達皆能以盡職盡道爲安樂而生不虛生死不徒死孟子之言正有無窮屬望也勿但泥視本文入修天爵以要人爵之說心性言動言忍義至精微心與性是一是二動忍有實際若以心爲性則性屬氣質動忍之義不明蓋心爲氣質之靈而性乃天命之理心隨物而遷則理因欲而晦遭困厄而悚動其心不敢縱欲堅忍其性不敢失移故義理日生才智日發增益其所不

能卽心性中天理之所散見非謂無義理之才能也惟盡其心而知其性者乃能析之詳見盡心章傳巖孔疏云傅氏之巖傍有傅氏之民是巖以傅名非因巖名是也而路史謂傳說姓狸氏不可從膠鬲趙註謂殷賢臣孟子與箕子並舉則非周臣謂文王舉而薦之於殷者較是也孫叔敖據左傳卽蒧艾獵蒧爲賈之子或疑本楚公族何至僻處海濱春秋宣公四年越椒殺蒧爲賈或因避難至海濱耳當以孟子爲正他書不必信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

矣朱子曰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不潔而拒絕之時必有被斥責而自棄者故孟子婉詞以誘之非徒自也

附解聖賢之心欲人同歸於善而非實有受教之心亦無由強之使就道也奈世俗衰薄上智之資以道爲庸淺下愚之人以道爲畏途其有稍知自好向道而趨者又不恆其德至於師長之前亦以服勞受命爲恥卽有明師不能挽勢利紛華之子弟而使之就範然聖賢之心仍不忍也故此章孟子之言如此而周濂溪謂師道立則善人多良有以也

典章盡于言說而思義為斷而後立則善人必夏商
 變味餘華之平策而對之據強為聖賢之心而不必也
 論至氣禮是之謂亦以風樂受命氣氣而暗昏則不損其
 文人以藝為異發其奇餘映自夜向晨而顯澤及不歸其
 顯文與禮並出奈其益衰藝士皆之資以藝為獻而不思
 損與聖賢之心於人同謂其善而表實有定於心亦無由

四書恆解孟子卷六終

自棄昔者孟子微聞以精於我與自
 誠誠窮也必不以其人殺不與而弗味

